

雷平阳 著

在诗集《基诺山》
蒙山的地震。当时，我还没有开
或随笔的写作。它们之间有着什么联系呢
我想，这本书就是那场地震，在我体内
不断的余震。也可以说，那场地震，两
后，才在我身体里产生毁灭性的颤
以会说的死难和迟到的拯救。

给我造成任何伤害，相反，造成了我写这本书
的缘起之一。至少，我觉得自己真心在谈乡
本有着大量的故乡地名了。多年来，我希
望自己永远都是一个有精神出处的写作者，天
之朵、海洞、草伞、异乡、寺庙、悬崖，
是入了我心的，动了我肺腑的，与我的思想
契合的，谁都可能成为我文学的诞生地。
从来没有纠缠于“此地”或“彼地”，而
类似的纠缠，与创造力
只会让自己的文字丧失
文字只能属于某个地方、某些人、某
审查。在我的经验里，文学有着神
，但它不能拥有永恒的故乡。写作本
中，当我把目光投向乌蒙山，当一个
的地名出现在纸上，必须坦白交

乌蒙山记

平陽

中国书年出版

任。
紫山的地震。它们之间有着
或随气的写作。它们之间有着
我想，这本书就是那场地震，在我体内
不绝的余震。也可以说，那场地震，两年之
后，才在我的身体里产生毁灭性的颤动。

以言说的死难和迟到的拯救。
在一些读者的阅读经验中，我一直
都写“故乡”，甚至有读者认为，我所
通的文字非常有限。其实不然，我写故乡
造成任何伤害，相反，造成了我写这本书
之一。至少，我觉得自己真的应该写一
大量的故乡地名了。多年来，我希
这都是一个有精神出处的写作者，天
、溶洞、草丛、异乡、寺庙、悬崖，
我的心，动了我肺腑的，与我的思想
，谁都可能成为我文学的诞生地。
纠缠于“此地”或“彼地”。我
纠缠，与创造力的没落没有什
自己的文字丧失一百座天堂。为
能属于某个地方、某些人、某
在我的经验里，文学有着神
能拥有永恒的故乡。写作士
目光投向乌蒙山
出现在纸上，必

乌蒙山记

平陽

雷平阳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乌蒙山记 / 雷平阳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153-4484-3

I. ①乌… II. ①雷…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8032 号

策 划: 跨界文化

责任编辑: 彭明榜

书籍设计: 孙初+林业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506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9mm × 1194mm 1 / 32 8.25 印张 152 千字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77

自序

在诗集《基诺山》的序言中，我写到了乌蒙山的地震。当时，我还没有开始这本寓言式随笔的写作。它们之间有着什么联系呢？我想，这本书就是那场地震，在我体内绵不绝的余震。也可以说，那场地震，两年之后，才在我的身体里产生毁灭性的颠覆、难以言说的死难和迟到的拯救。

在一些读者的阅读经验中，我一直都在书写“故乡”，甚至有读者认为，我的所有文字都与昭通有关。其实不然，我书写故乡或者昭通的文字非常有限。感谢人们的误读，它没有



给我造成任何伤害，相反，这成了我写这本书
 的缘起之一。至少，我觉得自己真的应该与一
 本有着大量的故乡地名书了。多年来，我希
 望自己永远都是一个有精神出处的写作者，天
 空、云朵、溶洞、草丛、异乡、寺庙、悬崖，
 凡是入了我的心，动了我肺腑的，与我的思想
 和想象契合的，谁都可能成为我文学的诞生地。
 但我从来没有纠缠于“此地”或“彼地”，我
 认为，类似的纠缠，与创造力的没落没有什么
 不同，只会让自己的文字丧失一百座天堂。为
 什么我的文字只能属于某个地方、某些人、某
 种狭隘的审美？在我的经验里，文学有着神
 圣的母语，但它不能拥有永恒的故乡。写作本
 书的过程中，当我把目光投向乌蒙山，当一个
 个乌蒙山地区的地名出现在纸上，必须坦白交



平陽集

待，《乌蒙山记》仍然像我的《云南记》和《基诺山》一样，它里面的乌蒙山仍然是我用母语与个人精神史的流放地或密室。我在自己虚构的王国中生活^和写作，大量的现实事件于我而言~~因~~近似于虚构，是文字的骨灰在天空里纷纷扬扬。采用真实的地名，乃是基于我对“真实”持有无限想象的嗜好。当然，大量使用乌蒙山的地名，也包含了我怀抱着的、一些人感受不到的深情。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写作，它可能会让我在以后的时光里陷入忏悔与自责，我戮力为之，因为我也想在未来因为它而得到一份连禁般的宁静与沉默。

本书的篇什，大部分可以划入荒诞的寓言范畴，可以被一再地改写，并可让其呈现出一种未完成状态，一如残稿。这不是我对文



本和讀者以不尊敬，一切正好相反，我尽力
以写了，但它们没有获得完成的机会。

雷平陽

二〇一六年春，昆明



目 录

自序 /001

短歌行 /001

距离东川十公里 /003

弑父 /005

滇川道上 /008

宴席 /009

空信封 /011

在巧家县的天空下 /013

鹦鹉 /016

烟云 /017

霍俊明的忧伤 /019

论个人主义 /023

作为人质的国王 /025

乌有乡 /026

坛子 /027

血案 /030

嚎叫 /032

泥丸 /037

回乡记 /047

出发 /053

清晨 /055

中午 /058

夜晚 /060

从镇雄到赫章 /061

山坡 /063

两个木匠 /071

渡江 /073
烟花劫 /076
山谷里的死亡训练 /079
与小学女同学擦肩而过 /081
街头 /082
雪地上 /084
分身术 /086
猎虎记 /089
落日 /092
失踪者 /094
数学 /98
天空安魂曲 /100
木偶 /104
跑着跑着就哭了 /106
派出所日记 /108
秋水生 /112
画红 /114
红色的背影 /116
过期的景象 /118
哭丧 /120
冰面上的雪 /123
山为陵 /129
江水 /132
失重 /136
溶洞里的集市 /138
大戏 /141
背巨石下山 /144
暗夜中的山水 /148

温州来信 /150

樱桃 /153

仓皇 /154

槐树 /155

罪孽 /158

表哥 /160

收藏家 /161

在曲靖市的郊外 /165

杨昭的诡计 /167

国道上的人质 /171

复活 /176

买醉记 /178

蠢蠢欲动的生活 /181

水城来客 /183

天国上空的月亮 /191

在凤凰山上想 /202

彩虹 /205

日落渡 /219

上坟记 /226

农家乐 /242

短歌行

到观斗山去的人，心里都装满了星斗。他们在山上看见的这些星斗，就是他们安装到天空里去的。他们并不需要额外的发光体，之所以千里迢迢地赶赴观斗山，只因他们迷恋带着星斗风尘仆仆地赶路的滋味，需要观斗山这样一座有仪式感的瞭望台，需要天空这样一片天花板。

我在镇雄县到威信县之间的那条野草丛生的路上，遇到很多从观斗山下来的人。从外表上观察，他们普遍有着到天空安装星斗时所获得的孤独与疲惫，少数人似乎还把灵魂安插在了辽阔的夜空里。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交流，也没有谁坐在路边，给蚂蚁和小草讲授天文学知识。我给一个摔碎了膝盖的老人让路，顺便向他打听如何才能保持长期仰望的秘诀，他斜眼看了我一下，在拐杖的引导下头也不回地走了。很显然，他把我当成了一个恶棍一样的异教徒，而且认定，给他让路，是必须的，只有从他们往来的路面上闪开，我的生命才具有合法性。

我目送他们远去。心里难免琢磨，如果造物主把天空交到他们手上，他们会不会在天空上安装监视器，并顺手

建起一批火力发电站和义肢厂？可以肯定，如果真有那一天，天文学一定会取代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天空里也必然会挖出一条条黑暗的隧道，一条高速公路将会把天国与阴间果断地联接起来。

距离东川十公里

从昭通去东川，在距离东川十公里的路边上，我看见一座巨大的采石场，只有一个女人在开采石头。我没有把她当成令人哭笑不得的愚公，只是好奇，这采石场里为什么只有她一个人。而且，在她的四周堆满了开采下来还没有运走的石头，她一天的开采量少得可怜，甚至可能在一块巨大的顽石下面一无所获。

我走到她身边时，她正高举铁锤，卖力地击打整整一座悬崖。那些石头仿佛有意与她作对，以一座悬崖的身份俯视着她。她的发丛和脸上的皱纹里塞满了石屑，衣服上也扑满了石粉，青筋暴露的双手开了很多裂口，有些裂口还流着血。她转头看我时，那坚毅的目光里，夹杂着对一个陌生来客必有的警惕。

“这个采石场里没有其他人？”我的提问是明知故问，目的是找出对话的可能性。

“你只看见我一个人，我能看见好多好多的人。”她的回答，提供出来的信息正是我想要的，但还是让我顿时感到背上有一颗铁钉，正被铁锤打入骨梁。我没有再问她

什么，她继续挥动着铁锤。当我重新返回到公路上，准备驱车离开，看见她丢下铁锤，挥舞着双手，向我跑过来。

也许人们都会想，她肯定向我讲述了很多采石场的故事，特别是关于她眼中那好多好多人的去向。事实上，十公里的路程中，我们几乎一句话也没说，她只是搭我的顺风车，到了东川郊外一个打造墓碑的地方，她就下车了。

弑父

父亲一生没有出过远门，都是在村庄里绕圈子。但他从唱书人的口里知道了世界上有一个歌舞升平的蜀国，他决定在自己死之前，一定要去看一看。村庄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他找不到可以咨询出行知识的人，就私底下按照古代的方法，买了一匹马，铸了一把剑，还把家里的宅基地卖了，将五万块钱在银饰铺换成了银两。一个暮秋的清晨，天上的星宿还在闪烁，田野里的稻穗和草叶上挂满了白露，父亲行囊里装着白银，背着沉重的铁剑，骑上马，出了村口，向着鸡叫声与狗吠声四起的北方出发了。

村庄里的傻子一宿没睡，坐在梨树杈上，一头白霜，笑嘻嘻地问他：“你要去哪里？”他说：“蜀国。”只在夜里放牧的羊倌，赶着几头羊，从北方的黑夜里回来，问他：“你要去哪里？”他说：“蜀国。”田野上的守夜人喝醉了，正在与想象中的鬼打架，见了他，停下挥舞的拳脚，问他：“你要去哪里？”他说：“蜀国。”傻子、羊倌和守夜人都不知道蜀国在哪儿，只能愣愣地望着他骑马朝着北方走去。父亲骑在马上，凉风吹拂着他的衣衫，也

吹拂着他常年没有洗涤的白发。对身后的村庄，他虽然多多少少有些不舍，但他的心里，那时候只装着一支支大军轮番争夺的壮丽的成都、一眼望不到边的川南平原、美丽的蜀国女子和油汪汪的蜀国美食。他也曾热血沸腾，幻想着能在某个蜀国将军的帐下当一个传令兵，扯着嗓门，号令千军万马。傻子还没傻去之前，是一个铁匠，他曾在傻子的铁匠铺里对傻子说，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穿着一身铁甲，走起路来，铁甲撞击有声，哐啷哐啷，像一个铁打的战神。

父亲向着蜀国走去的第二天下午，在昭通城做牛皮生意的儿子，骑着摩托车回来了。摩托的屁股上牵着一根棕绳，棕绳的另一端系着一匹马，马背上坐着垂头丧气的父亲。傻子还坐在梨树上，夜牧的羊倌和守夜人则在家里沉沉大睡，村子里没什么人，只有几个老人裂着没牙的嘴巴在唱红歌，几个留守儿童在高声背诵课本上众所周知的古诗。儿子的摩托停在破败的家门前，熄了火，黑着脸，对着马背上的父亲，一声断喝：“下来！”父亲显然还没掌握骑马的技术，翻身下马时，心里一慌，双脚没沾地，人已滚落在地上，发出铁剑和白银击地的声响。这时候，母亲从家里走了出来，一边伸手去扶父亲，一边在嘴巴里责怪着父亲荒唐的行径。随后，围绕着宅基地的问题，家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儿子咆哮不休，父亲同样也在咆哮。咆哮的声音一直持续到黄昏，就在人们以为事态随着月亮的升起终将平息之时，只见儿子提着父亲的那把铁剑，

追着父亲满村子疯跑，嘴巴里嚷着：“砍死你，我砍死你！”

暮秋的月亮升起在古老的天空上，泛着黄色的光。夜牧的羊倌赶着羊羔出了村，守夜人提着一瓶酒，边喝边往田野上走去，傻子从梨树上下来了，在一堆草垛里睡着了。年老的父亲被追杀自己的儿子逼到了梨树下，走投无路之时，体内竟然生出了傻子才有的爬树功夫，猴子似的，一眨眼，便蹿到了高高的梨树上。儿子挥舞着铁剑，一再的纵身去砍父亲，但始终够不着，想爬上梨树去，试了几次，却又怎么也爬不上去。村子里的老人和留守儿童都来到了梨树下，停止了唱歌，也不再背诵古诗，他们像一群观众，沉默地看着眼前正在演出的戏剧：父亲在梨树上诅咒着，老泪纵横，儿子用铁剑砍伐着梨树，嘴巴里也在不停地诅咒。老人和孩子都知道，再粗的梨树总会在天亮之前被砍倒，但谁也没有力量去阻止，也阻止不了。后来，大家就散了，没人在意月光里响着的伐树的声音。